

代時劃己自替
—行 孔—

人家在因緣不出學來的時候，
塗的幸運者還是他記者？
明知自己美還是多煩惱，
眼淚呀，他得怎樣？
我是需要快活的——但是我
不願意這樣方式的快活。那是盲者
才會這樣。

我一生處在一個大極端。那端是由於我的家庭同教養，這端是由於我的特長於求知。

在亞歷斯盾裏，半個月來，我使自己消瘦了不少。

我曾經迴避的走一步。有一天，送朋友來回北返，我竟迷迷忽忽，我好不好也趁那隻小長船走開那地方？我那時是相當軟弱的，我屈不了我自己的「盾」之戰，再轉一個環境。那像是變相的逃匿！我屈不了我自己！我羞愧於我竟如是麼？

我曾經無聲地哭過，是在傷那些什麼？

現在，我的確已辭舊悼了我的過去了。

感謝我心目中多難的半月，它縱使使我苦惱，但是，澈心的愉快，却是它帶來的。

我，已抓緊另一些，我惡心地（在這時的想哭泣，縱然我已不在哭泣之年，而且我是那樣討厭哭泣）拋棄了一些我昔日的服飾，讓奔騰的河蛇們到大海去吧。大海催促我的荏果，我以它的水，來洗滌我熾熱不安的心。

感謝我所愛着的，遠遠近近的朋友，因為有他與她在，就像是有了一光照在我頭上。

我就要走上來，雖然我已落後多步，但作為一個學習者，那是無損的。你堅韌的朋友使我堅韌，而彼勇敢地踏進門徑去的少女，你帶給我刺激。你們是我先走了，但是我彷彿看見了你們的勇敢的脚步，啊，我就要跟上了來了。

這樣我水不會寂寞了。

我是理頭快活的。今天，那快活，是和諧的，光明的，我可以無愧。我劃了我自己的時代，而我要無牽無掛地開始我的新路程……

吳光漢

(一)應召赴台
爲着生活的艱策，
美好的台灣的誘惑，
堅決地離鄉的動機，
長春公署同國內後轉
語部師範的徵名二月八日，雖爲春雨淅淅
綿綿，仍不能阻我由遼
在廈門市政府，以面試
經是檢閱了「我」和「不
後，揭開日子，我不會
高升了一階。

可行？走而中選，自然
興奮了。
照手續中選往台還
不算，須再辦理保證書
，檢驗體格。我一口氣
再將這兩個手續辦完，
交到市府時，不免問了
這樣一句：
「臨時有船到台灣
？我國漳州奉行李主
遷得上海。」

不知道，聽說胎
苦的。然而，爲着生活
的艱策，這番悲劇是不
得不演的。我們情不自
禁地彼此哽咽着，終於
我說出了：

「爲着生活，是不
能長使團圓裏長的！」
——是：生活第一！
「要回家鄉嗎？」
「你是理解的，曉
得吧。」

我揚然將行李奉上

在我的口袋裏

我現在想自己已經回國，從供給材料學

但我却是最精選的料。倘若我的旗下去幾個月，我就可能把我所有的東西都帶回來。

我聽了世界。所有的藝術所出來的是一個不值錢的銅板；在它上面我不但看到了我們的旗幟，還看到了英王——的模樣和標誌。同時還看到從世界開始以來的政府和秩序。但我卻沒有時間來欣賞當時那些萬古不朽的和燦爛輝煌的例注出來時最像的象徵。我不能告訴你我袋中所有的東西。但有一樣東西我確能告訴你，雖然那是在我袋中所不能找到的。我暗示那是我的一火車票。

(下)

記一位華僑青年領袖

——生先鶴松黃——
。金紫吳。

我昏昏的入夢鄉，
看到又潮又濕的條
間，看到了一第
常的石頭上找到
的石頭上，鐵一
。我有劍離而刺
協戰爭，在其間
斧頭打斷了，閃
着金拿，新面一閃
把石做成了
鐵釘打在鐵柱上
。我聽到世界
的利劍和工農時
的輪子。因為刀
是一把短劍；而
是一把秘密的劍
。它開了開來，看
到可怕做刀口的又
可怕的舌頭。我
也許是人類美，西
的覺醒。

時深以爲驚微的可愛
的學生們和可敬的友人們？忽然的，我忽
然聽到了這位堅毅的故人們猶在人間，而
且是那樣的快樂了。
松鶴離廈門，早歲即渡瓜哇，從事
傳教，其後歷司中華總督，巴蘇惹教
及輔教館的學職，而抗戰後松鶴奔
走呼號，發動了大規模的動募，用以援
助中國的傷兵和難民。我們那時時以聽
到了他發揮出豪宕而沉痛的语言，海外
民氣，爲之激厲不少。民廿七年春，他
到巴達維亞之輔教中學教書，那時他正
在該校當學務委員長。我們曾創辦過一
個「嗶鳴月刊」，松鶴在那上面發表了
很多的愛國詩歌，後來都成一首，名「
鶴喚集」，自覺梓行。該書所有賣出，
悉籌捐助祖國，大概約在十萬元之譜。
節印陷落後，松鶴的折獄，正在節
署中呼召同志，組織了一個團練的情
景，呼：復仇！。不容不發不
爲敵軍捕，控到將校，赴泰來。

這判決了一個長期的，這
這之昨，而復光，恢復了自

文學妙理能知未來吉凶

梅峯山人測字

內藏廟街二十號

司各脫乳白鰵魚肝油

服之：

既能滋補
復可治癆

有勞可以治勞
無勞無妨防癆

華英藥房代售 廈門中山路二一三號